

▼河南登封法王寺塔



▼河南武陟妙乐寺塔



▼河南登封嵩岳寺塔



# 大学路上万千气象

刘宜庆

最近，青岛市大学路和鱼山路的拐角成了网红打卡地，一年四季，拍摄照片的游客络绎不绝。这个拐角的爆红并非偶然。因为大学路颜值高，更因为大学路历史文化底蕴深。

这个拐角色彩绚丽、丰富。红色的官墙，黄色的琉璃瓦，两者之间是白色的线条，呈阶梯状随着官墙延伸。高大的雪松掩映着琉璃瓦，四季常青。在这里取景，青岛老街的四季之美，简直鼓了镜头。春天，紫藤垂下紫色的花串，宛如流动的瀑布，又如轻柔的祥云。美术馆的樱花盛开，一枝明艳出墙来。夏天，大学路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撑起绿色的隧道，绿荫之中，透过阳光斑驳的光影，公交车在浓密的绿叶下穿行。秋天，银杏树满树金黄。这几株高大的银杏树，是青岛总兵衙门后花园的历史遗存，在秋日平和的阳光下，如同金色的焰火，静静地燃烧。冬天，皑皑白雪覆盖着青松的树枝，洁白的雪花落在黄色的琉璃瓦上，蓬松如云朵。风雷雨雪皆成画面，风光流转都是美景。

这个拐角，是地理的交汇点，也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。当我们把深邃的目光投入历史，就看见大学路从岁月深处延展而来，青岛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。

1891年6月14日，清内閣明发上谕，议决在胶澳设防。1892年，登州总兵章高元率广武前营、广武中营、嵩武前营、嵩武中营四营兵力驻防青岛。在青岛河入海口、青岛河西岸建设总兵衙门。

1897年，德国入侵胶州湾，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《胶澳租借条约》。德国人把青岛改名为了俾斯麦山，并在山下修建俾斯麦兵营，主体为四栋德式建筑，后来，两栋成为中国海洋大学水产馆，一栋为海洋馆，一栋为地质馆。

1914年，日德青岛之战，日本取代了德国的地位。日本人为了宣示对这座城市的权利，首先对城市的道路和山头改名。日本人把俾斯麦山改名为万年山，把俾斯麦兵营改为万年兵营。

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。与日本谈判收回青岛的“中流砥柱”陈干倡议在青岛山下开一所大学。当时康有为客居青岛，也想在此地办一所大学，如孟子所说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虽然康有为的愿望最终落空，但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，高恩洪主政青岛，私立青岛大学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大学前的马路就叫大学路。一条路与一所大学，开始了共生。

1924年10月25日，私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，这是青岛第一所由中国人设立的高等学府，也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源头。首届学生中，有一个人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阁大员，他就是罗荣桓。1925年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怒潮席卷青岛大地，罗荣桓作为学生领袖，组织私立青岛大学的学生声援工人运动。

1930年，国立青岛大学在私立青岛大学的校址延续着城市的文脉。校长杨振声是五四健将，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，因为参加五四运动，两次被捕入狱、身陷囹圄，却也成为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。后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，攻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，获博士学位，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。他出身于北大，是蔡元培的高足，又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背景和资历，很快便成为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。

杨振声的成功之处，就在于把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活学活用。他延揽了大批名师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，也为山东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1932年初夏，杨振声因学潮而辞职，教务长赵大缵继任

校长，改校名为国立山东大学，仍延续聘请名家的办学思路。人们津津乐道于他聘请梁实秋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的佳话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赵大缵也落实建成了杨振声提出的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。理学院同样是大师云集，黄际遇、曾省、傅翼、王淦昌、王普、刘威等数理化生物领域的顶尖人才，都曾留影于此。

回眸山东大学在青岛的历史，它将科学与文化的根基扎进欧洲风情与格调的城市，为年轻的城市提供丰饶的滋养，渐渐改变德意志殖民地的文化基因。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、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为青岛注入了学术的氛围、文化的活力。现代科学的种子，在这个被称为“东方瑞士”的城市生根发芽，使得青岛血脉绵长充沛，滋养着这座城市。

尽管全面抗战爆发之后，山东大学一度中断办学，但文化和科学的根基保留了下来。大学路周边，名人故居星罗棋布，“酒中八仙”的佳话轶事在岁月中发酵。走在大学路上，仿佛看到名家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。

每年夏天，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大学路，感受这条老街的独特风情。有很多人专程来青岛，看名人故居。在大学路，每一栋老楼，都能像青岛美术馆一样，有悠久的历史；每一个老院，都能像银行大院一样，有精彩的故事。

大学路自有一股定力，把湍急的历史变得平缓，把苦难变成平淡，具有可感的烟火气息，因为这些老楼院，不管怎样变迁，都有人居住。大学路上的人气、文气，使之具有独特的气韵。公交车急驰而过，路面空旷，瞬间安静。啾啾的鸟鸣婉转而圆润，从树叶洒落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在马路路上蹦蹦跳跳。一路阳光，一路鸟鸣。

站在银行大院门口，回望大学路小学，回望树木掩映的大海校园，一抹金色的阳光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学路上的大学与小学，大学路上的老楼与古树，有一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“庄严法相”，赋予这条老街道不尽的风情……

（作者系媒体人）

# 中国古塔，不倒的灵魂

申士

在平原上，在古木间，在长河之畔，在高山之巅……中国古塔，总是遗世独立、脱俗超凡，自成一景、直刺云天。它们百年不倒，它们千载不朽。纵有酷暑烈日暴晒，雷电炮火摧残，它们仍顶风冒雨地矗立着、高耸着，静听人间兴衰故事，俯瞰过往红尘云烟。

据说，从东汉到清末，中国修建的塔在10万座以上，全国

现存的古塔也有数千座之多。作为政治宗教、历史文化、建筑营造、技术艺术、史学美学等方面颇具价值的历代遗存，虽然每一座塔都各不相同，但它们都站得笔直、不朽的书筒，记载着历史，启迪着人生，都弥足珍贵，都值得驻足观看、挖掘探秘、仔细考究。

航标、火炬与桥梁，早已涵盖了儒释道，融通了文史哲，跨出了中华门，点亮了山海路。

成千上万座中国古塔，像钢铁之柱、磐石之基，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。或者说它们自己就是华夏脊梁。它们以不同的身姿挺拔着、矗立着、伟岸着。每每看到它们，我都会驻足而望、敬慕满眼，就像看见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就像看见“空前的民族英雄”鲁迅，就像看见林海雪原英勇杀敌的杨靖宇。

中国古塔，既是一种形象，又是一个符号；既是大美的物质，又是无限的精神。不管风尘仆仆、精疲力尽的旅人，还是旷野跋涉、深山苦寻的旅人，当他远远看见那一簇塔影，听见杳杳晚钟和串串风铃，都将是怎样的如释重负、何等激动与欢欣！看见了塔，就看见了希望，看见了目标，看见了新生，看见了蜕变。

为了寻塔，多少人翻山越岭踏破铁鞋；为了拜塔，多少人不辞劳苦千里相会。2023年秋，我连续在嵩山看了嵩岳寺北魏塔、永泰寺隋塔、会善寺唐塔、大法王寺唐塔，或登高远眺，或穿林近仰，无不为之的美所倾倒动容。当初冬9点多钟的阳光侧照在法王寺塔上，竟然神奇地呈现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玉质般的颜色、润度与美感，让这座土黄色的古塔变成了一件玉雕作品。随着不同的视角，塔身两侧的弧线也显出无与伦比的微圆与曼妙。塔后是嵩山花岗岩的白色山体，再后是瓦蓝的天空，塔刹顶上一只乌鸦鸣叫着飞来又飞走，那声音回荡在山野，仿佛从历史的深处传来。在如雨般明亮的冬光里，我不知待了多久，最后才十步九回头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塔像迷宫，充满了神秘感。为什么塔中藏塔？为什么地宫藏宝？为什么塔顶会冒烟（山西新绛县龙兴寺塔）？为什么燕子总喜欢绕着古塔飞……一个个都是谜团。与塔有关的故事传说，最有名的恐怕就是《白蛇传》。雷峰塔初名黄妃塔，是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、祈求国泰民安而建。塔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（977年），历代重修。我们今天在西子湖畔看见的雷峰塔，是按原塔造型设计，重建于2002年。此塔实乃宝塔，深藏众多灿烂，故事曲折缠绵。明代文人冯梦龙在他的《警世通言》之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中，生动地讲述了白素贞与许宣的故事。至于“水漫金山”，冯梦龙压根儿只字未提；那白娘子儿子“仕林救母”，更是后代文人坊间美好的演义；鲁迅又写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同情被镇压在塔下的白娘子，讨厌多管闲事的法海僧。

雷峰塔倒掉后，梁思成于1935年就提议按原样重建。但直到2001年3月11日，全封闭发掘雷峰塔遗址地宫的作业才开始。最终，人们并没有找到那个让人心心念念的白娘子，却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、经书，并挖掘出了惊天宝物——价值连城的鎏金银阿育王塔。因其精制华美且极具史学美学多重价值，现已成为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## 四

如果你问我：中国最美的塔在哪里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在山西，它叫应县木塔。应县木塔，堪称塔中之王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没有一座塔像应县木塔（全称为佛宫寺释迦塔）这般雄阔壮大、俊美而深沉。当你亲临塔下，那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，仿佛能传递到十里之外，让人始料不及。无论你远观、近观、仰观、俯观、粗观、细观还是进塔观塔，单檐、重檐、匾额、穹顶、大佛、风铃、斗拱、椽、梁、坊、柱，无不合理而艺术。近70米高的塔身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木塔之冠；3000立方米、2600吨重的红松建造，竟不用一根钉子；身经风雨雷电炮火，屹立千年依然巍峨。烈日蓝天之下，成千上万的燕子欢叫着绕塔飞行，仿佛在探索这座庞大而精密的秘密；拂地有声的云朵、宽广无比的云袖从塔顶掠过，小心地不让塔尖挂住衣角裙裾。

360度地巡视，它总能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轮廓与天际线，如有神助的结构与造型。在云、风、燕的背景衬托下，这座巨大而小巧、沉重而轻盈、粗犷而精致的木塔，一会儿向后退去，像要退回辽金，把爱恨情仇的故事隐藏；一会儿又向前走来，像要迈过头顶，走向未来更远的远方……

难怪，梁思成先生坐在上世纪30年代的骡车上，从距应县县城二十英里外的地方就看到木塔高大的身影。在给林徽因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：“这座宝塔从四周原野上拔地而起，高约二百英尺，天晴时从二十英里外就能看到。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，一直看到了它成了剪影，那真是我对这塔的拜见仪式。”仰望这高耸入云、雄浑古朴的木塔，他不由感叹道：“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，绝对的overwhelming（势不可挡），好到令人叫绝，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。不见此塔，不知木塔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！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，不知名的匠人。”

这座辽代的木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、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为“世界三大奇塔”，也是我国年代最早、世界个头最高的木塔。风吹腰不弯，雨打木不朽，雷击身不碎，炮轰魂不散。应县木塔，塔中之王！谁能来到此地，目睹这久存于天地间的巨大大美，都将是福哉善哉。只为看一眼这木塔，也不负你心驰神往的劳顿、千里万里的行程。

中国古塔是高耸的旗帜，凝聚了真善美；是历史的坐标，见证了和谐与文明；是华夏之梁柱，支撑起古老东方的伟大复兴；是心想事成、护佑、目睹亿万人民实现着中国梦。

中国古塔，不朽的精神，不倒的灵魂！

（题图摄影 陈强）

出。当然，这也绝不是一座普通的塔，而是渊源于古印度僧人掩埋坠雁之塔，是典藏无价之宝贝叶经之塔，是高宗皇帝题记之塔，是吴道子、王摩诃作画之塔。

那是一场多么豪华的大唐高僧人韵士之清秋雅集，多么才华横溢又光芒四射的诗歌大赛啊！唐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，边塞诗人岑参自安西回京述职后，便一身轻松地邀请高适、薛据、杜甫、储光羲等一众诗友郊游慈恩寺。那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吧，情投意合、互为知己的才子们游寺见塔，触景生情，遂吟诗唱和。高适首唱，作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，接着杜甫、储光羲也诗如泉涌写下同题诗。杜甫写：“高标跨苍天，烈风无时休……七星在北户，河汉声西流……”储光羲挥笔：“金祠起真宇，直上青云端……虚形实太极，携手行翠微……”岑参兴致最高，长诗一气呵成：“塔势如涌出，孤高耸天官。登临出世界，磴道盘虚空。突兀压神州，峥嵘如鬼工。四角碍白日，七层摩苍穹……”

一座古塔，引来群贤毕至，胜友如云，舞文弄墨，佳作连篇。原来，塔不仅能藏经礼佛，还能引发诗兴。这个“附加”功能，恐怕连主持修建此塔的玄奘法师也意想不到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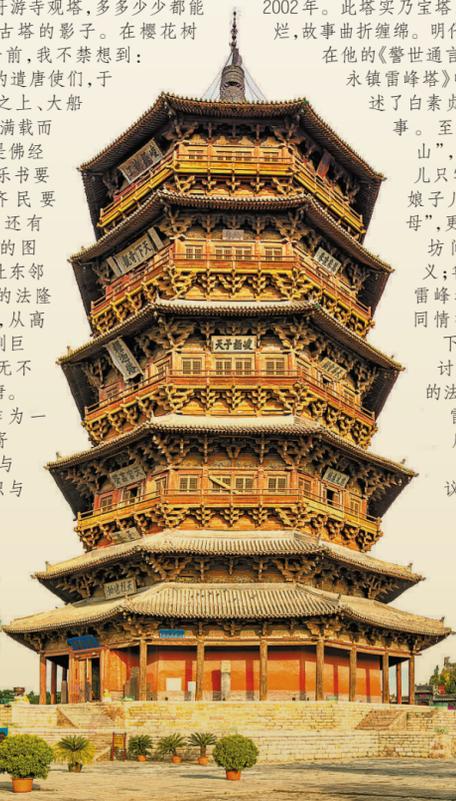
## 三

塔不仅是诗，还是乐与画。颇具灵感的诗人、画家、乐者们，很早就发现了塔映水中的美妙并将其艺术化地创作出来。喜欢题诗的乾隆皇帝南巡回京，看见大运河畔燃灯塔在夕阳下映入河中的倒影，便提笔写下了“郡城塔影落波尖”的诗句。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这首歌里面，“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”的白塔即北海公园的白塔——妙应寺塔。据说，曲作者是带着“红领巾”们划船时灵感突至，以膝为案记下了这优美的旋律。一个塔影成就了一首经典好歌。

我曾顺着木梯爬上唐荐福寺塔（今西安小雁塔）半边残破的塔顶，透过高草俯瞰长安古城，也曾上“五山十刹”之一的苏州云岩寺塔旁看风起剑池、雾吞虎丘。我到过道教圣地武当山的九莲塔、穆斯林礼拜的大同清真大寺双月塔，也曾在日本京都、奈良、泰国曼谷、柬埔寨暹罗游寺观塔，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中国古塔的影子。在樱花树下、秀塔阶前，我不禁想到：那一批批的唐僧使们，于渤海风浪之上、大船

宝舟之中，满载而归的岂止是佛经与茶道、《乐书要录》与《齐民要术》，也许还有大唐宝塔的图纸吧？这让东邻引以为傲的法隆寺五重塔，从高耸的巨塔到巨大的飞檐无不脱胎于大唐。塔，作为一种信仰与寄托、传承与偶像、旗帜与

过去的塔多是可以登临的，更上一层楼，风景变得更为壮阔高远。于是乎，仅一个长安慈恩寺塔（今西安东雁塔），就引来了无数文人诗兴大发，名篇频



山西应县木塔 视觉中国供图